

## 话说

## 郑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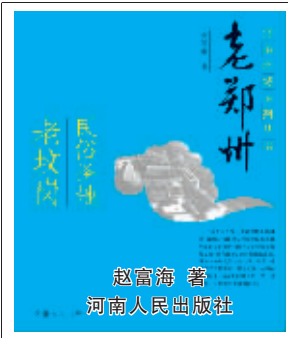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,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,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,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## 郑州老坟岗把相声叫“骂大诨”

近年来相声突然走红、火爆。“床前明月光,我是郭德纲。”郭德纲称自己弄的是小剧场相声,媒体则炒作称他在挽救相声,由此红遍了大江南北。郭在郑州的爆笑座位480元。郑州人说不亏,郭的说、学、逗、唱,把人间万象都调侃了一番,笑得从嘴里能看见胃。这就是当今相声,“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”。它与近百年老坟岗的“骂大诨”——相声的这种草根的、平民百姓的、下里巴人的俗味一脉相承。

2006年6月,《电影时光》的中国电影人一行赴澳洲与华人留学生等联谊。老艺术家于洋上台第一句话就说:“我用相声演员的一句话来说:想死你们了!”“想死你们了!”原是著名相声演员冯巩说的。自他始,这句带有幽默、机敏、调侃的话语,每每被娱乐圈里人引用。相声语言的特点是:时髦、风趣、机智、调侃、热烈。相声,天津叫逗良,北京叫相声,郑州老坟岗则叫“骂大诨”,“骂大诨”的“诨”,即江湖“切口”。所谓切口,就是江湖行当里的隐语。“诨”是说相声常用的逗趣的话或指逗趣的人,有戏谑成分在里边。后来几经讹传变成了“骂大会”。

相声既讲究说、学、逗、唱,更重“包袱”(笑料),一层一层铺垫,一个个抖“包袱”。所谓包袱,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在中央电视台第三届相声大赛时解释道:“情理之中,意料之外。”这才能引人发笑。老坟岗“骂大诨”的解说“包袱”,文词不雅,但一语中的,一针见血。“包袱”是“理儿不歪、笑不



赵富海 著  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来”。说相声的还讲究“开脸”、“贯口”、“柳话”。在中央电视台三届相声大赛上,主持人周涛频频说到相声的这些行话。“开脸”是说书、相声艺人对表现的人物用生动、形象的语言描述,未闻其声,先睹其面;“贯口”,也叫“串口”,语言节奏性强,合辙押韵,一气呵成,贯穿到底;“柳话”,即相声演员模仿的唱话。

相声属“京货”。江湖艺人说相声走江湖,南来北往足迹遍天下。相声这门源自平民、地摊式的艺术传之河南是在民国7年(1918年)。北京相声艺人刘月樵携徒王朋至周口行艺,演出时先由王朋单口垫场,然后师徒说对口,一捧一逗,配合默契,轰动周口三镇。之后,二人将周口作为落脚地,常在附近一带演出,从此,相声传入河南。

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,相声以开封、郑州、周口、新乡等城市书场为主要活动阵地。仅赴开封行艺的京津相声艺人就有刘宝瑞、绪德贵、连仲三、陶湘九、刘化民、冯子瑜等数十人之多。他们的演出不仅赢得了大量观众,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河南籍的相声艺人。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,宁陵县的高原才(盲人,高元钧的胞兄)、郭稽东(张杰尧的内弟)、杨继兰夫妇,也常在郑州、洛阳、许昌、漯河、安阳、新乡、陕州、禹县、商丘、周口、驻马店等城市行艺,为相声在河南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相声走江湖到“曲子窝”老坟岗的有几位著名艺人:一是张杰尧,二是刘化民,三是郭稽东父子。

30

## 白领

## 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撺掇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罗想气急败坏地将严立达臭骂了一顿  
严立达不說話。

“你不要再装了,你说吧。”罗想痛苦地摇摇头,“其实你不用说了,我已经知道你干的事了,都知道了,林青青居然还要给你生孩子。”

严立达惊异:“生孩子,她说要给我生孩子?”“你又要否认!”

“我否认,我坚决否认,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她造谣,她是故意的,因为你怀孕了,因为我要和她分手。”

罗想看着严立达:“天哪,你终于承认了……你一直在骗我,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傻子,是一块木头,告诉你,我的智商比你高,高得多,你骗不了我。你的所作所为只是暴露了你是一个多么卑劣的人。”

严立达无言。罗想更加激动:“你是骗子,道德败坏的混蛋,一个无耻的下流的混蛋!”严立达吸了口气,嘴角浮起一丝冷笑:“这么骂我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痛快,心里特别舒服,好,那你就骂吧,接着骂,我洗耳恭听。”

“你,你真不要脸!”罗想气急败坏。

“好,我不要脸,还有什么?”罗想咬紧牙:“严立达,我就问你一句话,我希望能听到真实的回答。林青青说没说过去要给你生孩子?”

严立达回答得很艰难:“她……她是说过,但那是说着玩儿的,根本就不可能,我当时就说不可能。”

“行,我明白了,你不用解释了。”“我要解释……”“不,你解释也没有用,我已经决定了。”她顿了一下,“我要和你离婚。”

严立达愣住:“不,我不同意离婚。”“你不是已经爱上别人了?”



万方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“我没有,那个林青青,我并不爱她。”“那你和她怎么回事儿?”

“是……是男人的软弱吧,我承认我软弱。”严立达低下头。

“你说得多么轻松啊。”严立达抬起头,看着妻子:“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和你离婚,我对你有感情,我要和你一起生活,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,要好好生活。”罗想拼命忍住泪水:“是啊,本来我也这么想,可现在完了,一切都毁了,让你毁了。”

“你听我说小想,我是欺骗了你,但是……我的话并不都是谎话,有些是真的。”

“是吗,我怎么能分辨哪句真哪句假呢。”

“我……如果是我追求她,怎么会有这些礼物?确实是她主动,这些东西我根本没动过,就往柜子里一塞。我已经和她分手了,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,你能原谅我吗?”

罗想拼命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:“但是她说了要给你生孩子。”严立达的嘴唇动了动,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:“我一直坚持,可后来……”

眼泪涌出来,罗想什么也看不清了。

朱朋石从表姐那里知道了罗想和严立达的事,他觉得应该让朱西子知道,就打电话告诉了她。朱西子在电话里就骂开了:“好哇,这个混蛋,竟敢干这种事!”

朱朋石叹气:“是啊,真让人气愤。”

“爸,先不说了,我要打个电话。”

电话是桂雅丽接的。朱西子向对方通报了自己的姓名,说找罗湛。桂雅丽有点儿发愣,朱西子“喂”了两声,桂雅丽赶紧答应,朱西子说:“你是桂雅丽吧,你应该知道我。”

30

## 刑事

## 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,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,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,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,以维护法律的公正,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## 章好拿出一张光碟递给魏大若

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,魏大若来到三里屯酒吧一条街,对方所约定的酒吧。但对方并没有出现。魏大若要了一瓶啤酒,耐心地等待着。酒吧里散坐着几个人,距离魏大若不远处,一个时尚的风韵女人也坐在那里,当魏大若朝她看过去时,那女人露出礼貌而雅致的笑容,魏大若也礼貌地点点头。魏大若把一瓶啤酒喝完,看看手表,超过约定时间已经半个小时了,魏大若站起身来,结完账,走出酒吧。

“魏局。”有个女人的声音从魏大若的身后传了过来。

魏大若停下脚步,但没有立刻转过身来。

“魏局。”女人的声音已经夹带着香奈尔的芳香,传了过来。

魏大若侧过脸去,看着身边的女人。女人打扮时尚,戴着一副墨镜。这不是刚才坐在酒吧里的那个女人吗?但从外表上看,魏大若无法认出眼前的女人是谁。

女人把墨镜取了下来。魏大若觉得眼熟,但回想不起来这个女人是谁了。

“我是章好。”

章好自报了家门,就这样,魏大若还是过了好长一会儿时间,才反应过来。

“你好。”魏大若礼貌地与章好打着招呼。“我已经来了很长时间了,一直坐在你的身边,看着你。”章好如实地对魏大若说,“有件事情我本来是想委托柯道烽的,可我想来想去,还是少一些中间环节比较稳妥。”

魏大若没说话,等待着章好的下一步举动。章好从随身带着的小包里,拿出一张光碟,递给魏大若。

“这是……”魏大若没接。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“你们不是一直在努力地找着神州制造集团原财务总监吗?”章好把墨镜又戴在鼻梁上,“这上面是他记事本里的全部内容。”

魏大若把光碟接了过来,反复看了看:“我能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?”

章好妩媚一笑:“以后会有机会的……可能我还有令你惊喜的消息会告诉你的,但不是现在。”

怎么和柯道烽一个德行?魏大若的脑子走了神。

“再见。”就在魏大若的思想稍微开了点小差时,章好与他再见了。

走着走着,魏大若鬼使神差地忽然想起,自己在北京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。于是,他便走进一个胡同的理发店,理了个板寸。可理好板寸后,连理发师傅都觉得魏大若理板寸不好看。征求魏大若的意见,魏大若说索性理个光头吧。理发师按照魏大若的意见,给魏大若重新理了个头。这样的发型在北京不醒目,但在延江,肯定是极其特别的发型,尤其是魏大若副检察长的身份,理这样的发型,就是新闻。

回到医院,郝麦没有认出魏大若来,等到魏大若走到她的身边开口说话,郝麦才认出是魏大若,郝麦开心地笑了起来。郝麦一笑,把正从外面走进来的郝永和杨庆笑得莫名其妙。她们俩走到魏大若面前同样没有认出魏大若,当她们看清楚站在面前的是魏大若时,也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,郝麦笑得眼泪滚了下来。见她们开心地笑着,魏大若心里很舒服,尤其是听到郝麦如此的笑声,魏大若觉得比什么都好。几个月来,魏大若从来没听到过妻子的笑声。魏大若理这样的发型,就是为了博妻子一笑。

30

## 都市

## 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## 李伟瘦得只剩皮包着一副骨架

看守所的会客室是四壁的白墙,中间有大铁条钢筋隔成两间,无情冷酷。

李伟出现在她俩面前时,头发已被剃得精光,身上瘦得没一肉,只剩皮包着一副骨架,目光空洞呆滞。

叶子和李红见此情形,眼泪几乎同时流下。

李伟却是没有一点反应,只是看着她俩,一句话也没有。

隔着桌子,旁边站着警察,叶子只能看着他,一任泪水止不住地流。

桌子,又是桌子,叶子对桌子的恨意又一次涌起。她恨不能立时砸碎它,这样她就可以抱住他,抱住李伟,这个她一生最爱,每时每刻都攫紧她生命的男人。赖在他的怀里,她可以哭,可以笑,可以闹,可以和他再次远走天涯。这次他们会走得更远、更远,到一个没有人烟,没有金钱,没有烦恼的地方去。

可是,她知道,他再也走不出去了!

见面只有十分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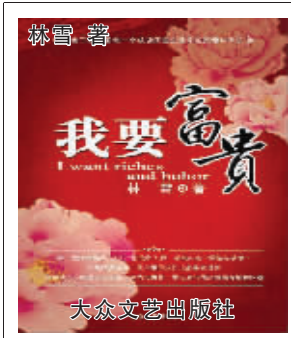
十分钟里,李伟自始至终一言不发,就连他最爱的姐姐哭得死去活来,他也没有开口讲一句安慰的话。

“为什么,为什么你不说一句话?”

叶子在心中绝望地喊。

阳光通过海口、大连和北海的证券公司,卷走大量国有资产,转移到国外。同时,在他感到差不多的时候,作出了撤退计划,给公司的骨干分子,全办了加拿大投资移民,并在每个人的户头上存了一大笔款。

后来,李伟渐渐也明白了阳光的动机、做法和计划,但他又想,现在的钱,不是你骗就是他骗,不是你贪就是我贪,有机会不赚白不赚。这样一想,心中也就



林雪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释然了。

移民办好后,大家都走了,李伟也到了香港。他想到走时匆忙,北海还有一百万港币没带走,在国外,钱多一点总好过一些。

李伟对钱有着深刻的感触。

就又返回北海去取那一百万港币。

去机场的路上,他的奔驰车被公安的警车截住。

从北海回来,接到阿香打来的电话,对叶子对李伟表示了一通慰问惋惜。她说,听说李伟再回北海是为了带走叶子的申请出国的档案,因为手续已办得差不多了。叶子知道阿香这样说多半带有安慰自己的意思。

叶子已不觉得爱与不爱还有多重要。李伟走了,她的心也死了,他把她的灵魂带走了,就像花没有了水,没有了阳光,没有了空气,没有了土壤,生活已经没有了希望,她只是等待着自己慢慢地死去。

在南宁,临分手的最后三十秒,叶子把女儿寄来的三篇作文留给了李伟。

有一个小女孩,她的名字叫玛丽,她很喜欢她的奶奶,经常和她的奶奶一起玩。

玛丽长大了,她有很多的朋友,就不跟奶奶一起玩了。奶奶很伤心,她就上了天宫。奶奶死前留了一个纸条,写的是:玛丽,我送给你一条裙子,穿上它就像见到我一样。

但是那条裙子很破。

玛丽把它穿到学校,同学们都笑她,但是她没有生奶奶的气,因为这是她亲爱的奶奶亲手做的。而且,奶奶死前没有忘记玛丽。

叶子决定把女儿接到北京,悉心抚养,陪伴她长大成人。

记不清是谁传来消息,说程刚卖掉股份,移民美国,找他的丑太太去了。

82